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辑

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三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0.6
0(5)

K250.6
S:3003)

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三辑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5年2月



B 282366

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875 字数115,000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7,800

统一书号: 11103·135

定 价: 0.75 元

前 言

我们已经编印过《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辑和续辑，现在又编辑出版这本《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这辑史料集中反映的是秋瑾、王金发这两个英雄人物。

这里发表的两篇有关秋瑾史实的文章，对旧说有所突破，颇有些新的发见。如过去以为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即使不是恶棍，也是个女权反对者、封建卫道士，而章念驰同志在《秋瑾留学日本史实重要补正》中引用最新的材料，否定了这种说法，至少王廷钧对秋瑾留学日本是抱支持态度的。过去人们总爱把秋瑾写得生来就是英雄，而章文则从与秋瑾有过亲密交往的几位日本友人如服部繁子等的回忆中，再现了秋瑾当时的真实面目，她也有过平常人所有的幼稚、软弱、徬徨、悲伤的时候，她也是人而不是神，这些不但无损于她的英雄形象，反而更加真切感人。还有，过去对王廷钧的家世并未搞清，以为其父王黻臣是曾国藩的表兄弟，替曾家管账，在镇压太平军时发迹，陈德和同志在《秋瑾夫家——湖南王氏家世调查》中澄清了这些不够确切的传闻，并把王家的世系理出了个头绪。凡此，都是对进一步开展秋瑾研究很有价值的贡献。

在这一辑里，王金发的史料占极大部分，有十篇。这是沈鹏年、王小安、王励军同志所提供的。他们访问耆宿，搜集佚著，采撷旧闻，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刘金同志为这束史料写了序。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致以诚挚的谢意。刘序对王金发史料作了很好的分析，对王金发的是非功过作了恰当的评价，廓清了长期来对他的种种误解。对此我们没有更多的话要说。

但是特别要提一下《莽男儿》。《莽男儿》作者镜中观奕客，是陈去病的化名。陈是著名的南社诗人，当王金发开府绍兴时，他曾任《越铎日报》编辑；当王在上海为纪念秋瑾而办竞雄女校时，他曾在该校执教。王金发被害以后，袁逆气焰虽炽，人间不平难消，这位诗人，不怕文网的森严，甘冒株连的危险，奋笔写下了这五万多字的传记文学《莽男儿》，热情歌颂这个“乱党魁首”的英雄业绩，愤怒揭露所谓“总统”、“将军”的鬼蜮伎俩。此书一出，不胫而走，曾激起广泛的共鸣，可以说为袁世凯敲响了一下丧钟。所以《莽男儿》不但保存着不少有关王金发的史料，而且也无愧为旧民主革命时期文学的力作，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史料。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那种面对屠刀敢于大声抗议的作品，古有向子期的《思旧赋》^①，今有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而陈去病的《莽男儿》也可算得一部吧！过去由于被查禁而绝版，湮没无闻，现在该是重新评价它的时候了！顺便说一句：作为文学，它不能不有假托、隐晦之笔；作为史料来读时，只要与其他史料参看，不难豁然开朗。今年是王金发就义七十周年纪念，本辑的出版亦有缅怀先烈之意。

参加这辑史料编辑工作的，有何其、梁则圣、王遂今、汪振国、宋子亢、梅宇等同志。本辑全部注释是编者所加。错误之处，尚希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六日

^①向秀，字子期，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其友嵇康因不满司马氏政权，与吕安一起遭杀害，向写《思旧赋》悼念他俩，以示对司马氏之抗议。

目 录

秋瑾留学日本史实重要补正·····	章念驰 (1)
秋瑾夫家——湖南王氏家世调查·····	陈德和 (26)
还他“磊落妩媚”真面目——序王金发史料·····	刘 金 (30)
葬男儿·····	镜中观奕客 (37)
孙中山与王金发·····	沈鹏年 (107)
章太炎与王金发·····	章 导 (122)
沈颀民回忆王金发·····	沈延国 (125)
有关先父王金发的一些琐事·····	王克华 (133)
王金发侦破宋教仁被刺案始末·····	王励军 (137)
王金发创办竞雄女校·····	王焱华 (140)
在王金发的部队里·····	龙 恭 (142)
附录：袁世凯政府档案材料·····	(146)

秋瑾留学日本史实重要补正

章念驰

秋瑾两次赴日留学，在她光辉的一生中是极重要的一页。这段史实，过去因受到资料限制，记述简略，说法不一。今春，日本岗山大学教授石田米子先生寄赠我许多秋瑾留学日本时的原始资料，其中不少是秋瑾在日本就读的青山实践女子学校资料，这部分资料由该校山口典子先生整理和收藏；还有当年带领秋瑾前往日本的服部繁子先生最新公布的回忆录，以及服部繁子的女儿贺来顺子先生收藏的两幅由她母亲绘制的秋瑾像。另外，日本中国研究会理事——久保田博子先生将她撰写有关秋瑾留学日本的大作寄赠了我。这些资料有的在日本已公开发表，有的尚未发表，而在我国则均未翻译发表。我院何凤园同志花了许多时间翻译了这些资料，使我得以窥见秋瑾留学日本前后的种种史实，这些史实显然与我们国内过去的各种记载有很大出入。今秋，我参加光复会学术讨论会时谈及此事，许多同行热切希望我撰文补正这段重要的史实，因而草就此文，以冀史家再进一步加以研究为幸。

秋瑾留学前的状况

以往各种史书所记载的秋瑾留学前的状况是：庚子之役之后，

秋瑾耳闻目睹了八国联军的暴行，使她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凶残面目和满清政府卖国嘴脸。次年，《辛丑条约》签订，豆剖瓜分，国将不国，增加了她对祖国前途的忧忿。她从吴芝瑛（吴汝纶侄女，廉泉的夫人）那里读到了当时一些新书新报，视野不断扩大，思想境界不断提高。那时她与丈夫关系日益恶化，使她有“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之叹，曾一度离家出走，穿男装，放天足，上戏院，取号“竞雄”，欲与男子竞赛争雄。就在这个时候，她与服部繁子相识了。

服部繁子在她的回忆录中也有如此记载，但是比我们以往记载翔实得多。服部繁子（1872—1952，她的丈夫服部宇之吉博士是东京帝大教授，因受清政府邀请，至京师大学堂任教，其妻随至北京）的回忆录原名为：《回忆妇女革命家秋瑾女士》，原稿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发表在一九五一年日本《中国语杂志》六卷一至三期合刊上，这已被介绍到我国。回忆录的中下篇原稿过去保存在日本的中国研究会，直到近年被该研究会仓石武四郎发现，才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东西交涉》创刊号上首次发表。服部繁子在她回忆录后半部分以较多笔墨回忆了她与秋瑾认识经过，彼此的交谈，互相的访问，很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秋瑾当时的思想面貌。

服部繁子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明治三十五年（按：一九〇二年）八月，清政府请我国政府派人帮助在京师大学堂施行新教育。政府决定派我的丈夫去。……我也偕丈夫同往。……九月初到北京。……不久，吴芝瑛夫人来访问我，……此后我常去她家。

到了明治三十七年，正月里有一天，欧阳夫人来了，说：“……想建立一个妇女谈话会，常常聚在一起，相互研究，交换知识，所以，请您多加指教。”我听了很高兴，非常赞成，并商定了建会的日期。

正月中旬的一天，在西城的一个会馆里举行了妇女谈话会的建会式。……二月的一天，谈话会在欧阳夫人的家中举行。……有欧阳夫人、吴芝瑛夫人、陶大钧夫人（按：即日本籍的陶荻子）母女和我。和平时一样，先读中国的书，然后读高等女子学校一年级程度的书，围绕这些提问题，随便交谈。在随便交谈的时候，一个女佣进来了，在夫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欧阳）夫人想了一会儿，便与我打了一个招呼起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她回来了，有点为难似地说：“我的一个亲友现在来了，说是想入会，允许吗？”我说：“很高兴见她。”夫人就把那个亲友带了进来。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亲友不知是男是女：修长的身材，稍朝前弯曲，浓密的黑发披着，穿着男装，帽子横戴着，一半遮着耳朵，蓝色的西装，似乎不太合身，袖子较长，袖口露出白皙的手，握着一根细细的手杖，肥大的裤腿下露出咖啡色的靴子，胸前系着绿色的领带。脸色青白，大眼，细鼻，薄嘴唇，一个挺潇洒的青年人。欧阳夫人说：“师母，这就是我的朋友。”一语未完，那个青年便大声说：“王秋瑾！”我伸出手与她握了一下。吴夫人对我说：“师母，您不要见怪，这是我的朋友王太太。”原来这是一个穿男装的女子。吴夫人看了她一眼，命令说：“给师母行礼！”那个妇女笑了笑，丢开手杖，给我行了个半跪礼。我用两手扶起她，让她坐在旁边的位子上。她讲浙江口音的话，讲话讲得很快。我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欧阳夫人做翻译。我首先按照中国的习惯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她说住在前门外。欧阳夫人说：“这位太太的丈夫是前门外的一个大商店的主人^①，这位太太很喜欢读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这个

男装的美人大概是不好意思，和我不大说话，一个劲地与二位夫人说话，三人都说南方话，不好懂。谈话似乎很激进，吴夫人脸露难色，欧阳夫人看看我的脸色，后向王夫人（秋瑾）使了个眼神。陶夫人和女儿先告辞了。我靠在椅子上瞑目吟诗。

吴夫人对王夫人说：“妹妹，今天是谈话会，既然加入了谈话会，就要向师母请教。”王夫人点点头，看着我，问：“请问夫人，您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我不由地笑了，说：“不，我是孔子的信徒。”王夫人叫起来：“孔子的信徒！那么，就是‘女子与小人难养’^⑥的信徒了？”欧阳夫人和吴夫人担心地看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得意起来，说：“是的，是孔子的信徒，孔子所说的‘女子和小人难养’中的那个女子，据说有另外一种意思，这句话，在另外的意思上可以说是一种格言。现在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意思是说女子有学问害多益少，这可以说是对妇女的侮辱，为什么要让别人这么说？我们就必须有修养。我一向佩服中国妇女的勇气和好学，我们都是妇女，要超越国境，相怜相爱……。”王夫人似乎在自言自语，欧阳和吴两夫人向我频频点头。

二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王秋瑾女士对坐在我的起居室的火炉前，上次约好的，今天秋瑾来访问我。和上次不一样，这次她显得较沉着。还是穿着蓝色的肥大西装。我让她不要拘束。我越看越喜欢她，她是一个南方型的娉婷美人，长着象林黛玉一样的修长身材，加上她走路时的风姿更增添了她的美感。我说：“秋瑾，听到你的名字，让我想起白乐天的《秋瑾》^③诗，那首诗让人感到妇女的悲哀，而你却不同，很幸福。”秋瑾说：“我的名字似乎是从那首诗取的，后来把‘瑾’字改成‘瑾’”

的。”我说：“你为什么要穿男式西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看看我原来的猜想对不对。”秋瑾说：“夫人您可能知道，在中国，男子是强者，女子作为弱者永远受压迫。我想有一颗男子一样的强者的心，这样，首先外形要象是男的，心也会是男子的心。发辫是夷族风俗，不是中国人必须的。因此，我就穿上了西装。夫人，是不是这样？”

我轻轻点点头说：“这样你就如愿地成了强上加强的人啦？！”秋瑾有点难为情，说：“是的。”

我怀着可怜的心情望着她说：“我的意见和你有点不同，女子决不天生劣于男子，作为人，男女是平等的，孔夫子在论孝道的时候，没有光说孝父，而说孝父母，也就是说在家庭里，男女是同权的。你的穿男装的想法充满幼稚。羡慕男子而形态上模仿男子，不如说这是一种卑屈。穿上男子的服装，但不能改变身体的组织。女子永远是女子，并不可耻，要堂堂正正地让男子敬慕。”秋瑾睁大着眼看着我，说：“夫人说得在理，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我点点头，说：“可以，随你的意。另外，我想问问你的家庭。”

听他说，她的丈夫是浙江的一个财产家^④，比秋瑾小两岁，二十五岁，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比她年小的丈夫是个善良温和的人，他从不干涉秋瑾的意志和行动的自由。我握着秋瑾的手笑了，说：“那么，在你的家庭里，你是男子，你丈夫是女子，你真是和平家庭中的女王，不，女神。中国有句旧话，叫‘怕老婆’，有在家庭中施威的女神，你就是这种模范，你丈夫是这个女神的崇拜者。”秋瑾说：“夫人，我的家庭是过份的和平了。我希望丈夫能更强暴一些，强暴而压迫我，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以更加坚强的决心对抗男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为了所有妇女，我定要叫男子屈服。夫人，我想干男子也不能干的事！”

我看着她，有点可怜她，说：“秋瑾，你过份地沉溺于空想，渴求理想。家庭不是儿戏。丈夫越强暴越好，这是对家庭妇女的嘲弄。男子，强是其本分，但是有些是弱的；女子，弱是其本分，但有时是强的。你勉强地想战胜男子，正显示了你弱的本分。”秋瑾说：“但是，夫人，我难以忍受平平淡淡的生活，……”又说：“请问夫人，在万世一系的天子的日本国，对革命，您怎么看？”我说：“革命？秋瑾，我们日本是拥戴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国家，我们讨厌听到革命这种口号！”我脸显难色。秋瑾握着我手说：“不，我不是说日本。在我们中国，拥夷族为天子，我认为这是一种卑屈。”

谈到这儿，我停止了话头，我看出这个妇女有过激的思想，革命是在中国的一种流行病，看来这个妇女也患了这种流行病。

过了四、五天，我应邀访问秋瑾家。她家在前门外的浙江会馆的旁边的商店街的顶端，和官宦人家的官邸不一样，很简朴。秋瑾穿着女装出来迎接我，今天看上去才真是王太太。书架上堆满着书物和衣类，屋角里瓜子壳和果皮散发出异样的气味，不能说很干净。秋瑾后面跟着她的丈夫，是个看上去较年轻的白面青年，温和的家庭青年，有点难为情似地行着礼。秋瑾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他便又行了个礼出去了。好像是离开家了。秋瑾笑着说：“从满人的官宦人家来看，这真是个不清洁的小屋吧？但灰尘中也开花。”我笑着说：“水底也有珠玉在闪光。”秋瑾很高兴。秋瑾说：“您是孔子的信徒，我是

异教徒，我们相互敬爱，真是不可思议。”我说想见见孩子，她说因为太吵，让老妈子带出去玩了。

这一段长长的引文，对我们了解秋瑾留学前的思想状况是有益的，虽然服部繁子的回忆录跟我们过去看到的记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很有参考价值。因为这段回忆告诉我们秋瑾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成熟的，甚至是很幼稚的。她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这才合乎实际，才比较自然。

秋瑾为什么决定留学日本

秋瑾为什么决定留学日本，这问题过去史家始终将直接原因归诸她再也无法与丈夫共同生活，说她丈夫王廷钧“趋炎附势，吹拍奉迎，终日在腐朽污浊的官场混迹；回家后，则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秋瑾这样一位豪侠善感的女子，被成天封锁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樊笼里，成为王廷钧的附属物和牺牲品，她怎么受得了？”（周蒂棠、谢德铤：《巾帼英雄秋瑾》——浙江历史小丛书，1984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间接的原因史家们则归于“亡国灭种事可哀，瓜分豆割逼人”的形势，使秋瑾“把个人痛苦与广大妇女痛苦、祖国的苦痛联系起来了”，这时秋瑾在“妇女谈话会”中正好结识了“京师大学堂日籍教师服部博士的妻子服部繁子，他们向秋瑾介绍了日本强盛的原因与经过，讲述了日本女校的种种好处，再加上当时留学之风大盛，……秋瑾的心也跃跃欲试了。”（平慧善：《秋瑾》，——中国历代名人传丛书，1984年3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她决心不顾一切地出洋去留学，到国外去寻求真理，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郑云山：《秋瑾》——中国近代历史丛书，1980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但是服部繁子回忆录则说秋瑾原来并没有留学日本的打算，而是希望赴美国留学，直到最后一刻，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

随服部去日本留学。如果这段回忆确实无误的话，则又是一段对研究秋瑾思想颇为重要的资料。兹将服部繁子的这段回忆摘录如下：

秋瑾说她早就向往美国，想在今年年内去美国学英语，这件事据说她丈夫也知道。我觉得她这个人去美国亦是理应的，就表示赞成。对于中国妇女，无论满汉，我都喜欢，尽管两者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我都喜欢。吴夫人、欧阳夫人等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个稍有着危险思想的秋瑾也是我不憎恨的朋友。

从那以后，秋瑾不大来出席谈话会，但常常到我住所来讲一点英语和日语。

日俄战争早就开始了，……战云越来越浓，……我决定夏天回日本去探亲，顺便把孩子带回去。……。

北京的夏天来得特别早。我做着回国准备。

秋瑾来了，穿着白色的水手服，英姿飒爽，说是能与我同行非常高兴。我问：“秋瑾，你到美国去研究什么？”秋瑾说打算学法律。我说：“这也很好，但你到美国去认真研究一下妇女问题，怎么样？中国的家庭里妇女过多，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但从今天来说，无论是从家庭平和上看，还是从经济上来看，都是无益的，这必须要改良。美国是人权发达的国家，正好研究这个问题。”秋瑾说：“家庭问题很多，研究这个问题没意思，在我国是皱纹受尊敬、白发受崇拜，这些都无法抗拒。我想干那些连男子都要吃惊的事。”我说：“你名誉心太重了，你所说的‘让人吃惊的事’，似乎并不是好事。”秋瑾摇摇头说：“太太，我常常那么感觉，但我不干坏事。”我说：“你认为不是坏事，或许就是坏事。”两人都笑了。秋瑾又说：“太太，我一直很向往美国，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最近我有点改

变了主意，想到日本东京去。”我感到意外。

秋瑾与平时有点不同，扭扭妮妮地说：“我也很想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新的主意，为什么曾经这么热衷去美国而现在又想到日本去了。太太，这恐怕是跟您交上朋友以后才发生的。我与太太，信仰的主义不同，但我们相互爱慕，正好比火与水，性质不同，但它们对人类的利害是相似的。过去，我不了解日本妇女，没有任何兴趣，不要说日本妇女，连对日本也轻视。但跟您交上朋友以后，我就想到日本去看看，太太，带我去东京留学吧！”她说得很认真。我说：“你想到东京留学，我也应该希望你这样，但我不赞成。我们日本现在还是你所憎恶的尊敬皱纹、崇拜白发，所以对你是不适合的。你还是到美国去好，但美国是否符合你的主义，亦不可知。总之，我不赞成你到日本去留学，还是照原来想的去做吧！”我心里在想，把这样的妇女带到日本去教育好了，是很有意义的。这天，秋瑾没做出决定，我们就分手了。

秋瑾丈夫对她留学的态度

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是一个小京官，史书素称秋瑾与他关系不睦，说王廷钧对秋瑾严同暴君——这些说法每每引起秋瑾后裔们抗议——特别在秋瑾留学问题上，王廷钧则是以反对派著称，据说“王廷钧一听说秋瑾要去留学，竭力反对，他一面讨好秋瑾，陪她选购字画、文物、古玩，请她看京戏，还送秋瑾玄狐皮披风与一只金香炉；一面暗中偷藏了秋瑾的珠帽、珠花等陪嫁首饰，以此来断绝秋瑾的经济来源。……但秋瑾心志已决，万难转回。……最后，王廷钧想用两个孩子来拉住秋瑾，秋瑾决然地说：‘我带着

两个孩子一起出洋!’王廷钧知道秋瑾去意已决，任何办法都失败了，最后还是把儿子留下，让秋瑾带着女儿离去。”(平慧善《秋瑾》)可是，服部繁子回忆录却说秋瑾的丈夫是个“善良温和的人，他从不干涉秋瑾的意志和行动的自由”，并且支持秋瑾出洋留学，甚至去哀求服部繁子同意带领秋瑾去日本。这个带有戏剧性的记载，孰是孰非，值得大家探讨。诚然，秋瑾在她书信中不止一次地谴责过她的丈夫，但是不是她的丈夫坏到如我们史书记载的那样程度，服部繁子的回忆毫无可信呢？我至少对秋瑾牺牲后，王廷钧终身未娶，临终还表示要与秋瑾合葬这一些事实，很难苟同那种以王廷钧的卑劣来显示秋瑾的高大的说法。秋瑾作为第一个捐躯于民主革命的女子，其雄伟壮烈是毋需添枝加叶的；就好比邹容短暂而轰轰烈烈的一生，并不需要把他说成天生的叛逆者一样，因为邹容的离家赴日，并不是他对家庭的造反，而恰恰是受到他父亲的支持。

服部繁子这一段回忆摘引如下：

到了六月。……有一天，秋瑾的丈夫突然来了，说要见见我。他怕羞似的，想说什么但又不说。我直率地问他有什么事，他诚恐诚惶地说：“很失礼，有件事要请求您。”我想肯定是让我阻止秋瑾去外国，我说：“秋瑾到美国去，我知道，我将与她同行到横滨。”他说：“不，我妻更热切地希望到日本去。我今天就是来请求您，请您带她一同去！”

我很意外，说：“我认为，秋瑾要到美国去，是她很早的愿望，并且，从她信仰的主义来看，到美国去比日本更适合，我劝她到美国去。”他说：“但是，夫人，我妻现在极热切地想到日本去，我无法阻止，如果夫人一定不肯带她去，我妻将不知如何痛苦了，尽管我有两个孩子，但我还是请求你，请带她去吧！去留学，或是光去观光

后就回来，随她自由。如果是到东京去留学，东京有三、四个朋友，我将请他们照顾一下，决不给夫人添麻烦。她一定要去，也许会跟谁去的，但我想拜托夫人我最放心。服部先生是日本著名学者，但他来为中国的教育出力，我们十分感谢，并且感谢夫人您为中国女子教育尽的仁慈心。请带她去吧！”没想到他这么会说，我如果拒绝的话，他将受到家庭女神怎么样的惩罚呢？我有点可怜他，我便改了口气说：“如果我带秋瑾去，我有一个希望。”他笑着说：“请说吧，我尽力而为。”我赶快说：“不，不是希望你，我的希望是秋瑾的思想，她那过激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我们日本不能容的，如果她抱这种思想，很遗憾，我不能带她去。”他说：“我明白，我也不赞成她这种思想。行，只要在日本，就让放弃这种思想。”我怀疑他说的话秋瑾会不会听。我说这件事必须和我丈夫商量一下，便让他回去了。啊，为夫的，强硬些，为妻的，顺从些！

二、三天后，秋瑾来了，说她照她丈夫说的，只要在日本就不发泄她那种思想。我把事情原委与我丈夫说了，把秋瑾的保证也说了，丈夫答应我带她去。吴夫人、欧阳夫人等非常高兴，为秋瑾感谢我。

秋瑾什么时候前往日本的

秋瑾第一次留学日本的日期，史学家们的记载一直没有取得一致。穆长青说：“一九〇四年春末夏初，秋瑾乘船经黄海到达日本东京。”（穆长青：《秋瑾评传·秋瑾年表》，一九八二年甘肃教育学院内部发行）郭延礼说：秋瑾一九〇四年“四月底，由绍兴过杭来沪，自上海登